說郛續

談藝錄

吳郡徐禎卿

詩理宏淵談何容易究其妙用可畧而言卿雲江水開雅頌之源烝民麥秀建國風之始覽其事迹興廢如存占彼民情困舒在目則知詩者所以宣玄鬱之思光神妙之化者也先王協之於宫徵被之於簧絃奏之於郊社頌之於宗廟歌之於燕會諷之於房中蓋以之可以格天地感鬼神暢風教通世情此古詩之大約也漢祚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溫純厚雅

孝武樂府壯麗宏奇縉紳先生咸從附作雖規迹古風各懷剞劂美哉歌詠漢德雍揚可爲雅頌之嗣也及夫興懷觸感民各有情賢人逸士呻吟於下里棄妻思婦歎詠於中閨鼓吹奏乎軍曲童謡發於閭巷亦十五國風之次也東京繼軌大演五言而歌詩之聲微矣至於含氣布詞質而不采七情襍遝並自悠圓或間有微疵終難毀玉兩京詩法譬之伯仲塤篪所以相成其音調也魏氏文學獨專其盛然國運風移古朴易解曹王數子才氣慷慨不詭風人而特立

之功卒亦未至故時與之闇化矣嗚呼世代推移理有必爾風斯偃矣何足論才故特標極界以俟君子取焉

夫任用無方故情文異尚譬如錢體爲圓鈎形爲曲箸則尚直屏則成方大匠之家器飾襍出要其格度不過總心機之妙應假刀鋸以成功耳至於衆工小技擅巧分門亦自力限有涯不可彊也姑陳其目第而爲言郊廟之詞莊以嚴戎兵之詞壯以肅朝會之詞大以雝公讌之詞樂而則夫其大義固如斯已深

瑕重絫可得而言崇功盛德易夸而乏雅華疏彩會易淫而去質干戈車革易勇而亡警盡節韶光易采而成靡蓋觀於大者神越而心游中無植幹鮮不眩移此宏詞之極軌也若夫款款贈言盡平生之篤好執手送遠慰此戀戀之情易勵規箴婉而不直臨喪挽死痛旨深長衹懷因感以詠言覽古隨方而結論行旅迢遞苦辛各異遨遊晤賞哀樂難常孤孽怨思達人齊物忠臣幽憤貧士鬱伊此詩家之錯變而規格之縱橫也然思或朽腐而未精情或零落而未備

詞或鏗鏘而來博氣或柔獷而來調格或涉亂而叶咸爲病焉故知驅縱靡常城門一軌排斥汚畀者得之若乃訪之於遠不下帶衽索之以近則在[illegible]里此詩之所以未易言也

情者心之精也情無定位觸感而興既動於中必形於聲故喜則爲笑啞憂則爲吁戲怒則爲叱咤然引而成音氣寔爲佐引音成詞文寔與功蓋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然情寔物淵必因思以窮其奧氣有贏弱必因力

以夸其偏詞難妥帖必因才以致其極才易飄揚必因質以禦其侈此詩之流也繇是而觀則知詩者乃精神之浮英造化之秘思也若夫妙騁心機隨方合節或約旨以植義或宏文以敘心或緩發如朱絃或急張如躍栝或始迅以中留或既優而後促或慷慨以任壯或悲悽以引泣或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此輪匠之超悟不可得而詳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若乃因言求意其亦庶乎有得歟

魏詩門戶也漢詩堂奧也入戶升堂固其機也而晉

氏之風本之魏焉然而判迹於魏者何也故知門戶非定程也陸生之論文曰非知之難行之難也夫旣知行之難又安得云知之非難哉又曰詩緣情而綺靡則陸生之所知固魏詩之査穢耳嗟夫文勝質衰本同末異此聖哲所以感歎翟朱所以興哀者也夫欲拯質必務削文欲反本必資去末是固曰然然非通論也玉韞於石豈曰無文淵珠露采亦匪無質由質開文古詩所以擅巧由文求質晉格所以爲衰若乃文質雜興本末並用此魏之失也故繩漢之武其

流也猶至於魏宗晉之體其敝也不可以悉矣
夫情能動物故詩足以感人荆軻變徵壯士瞋目延
年婉歌漢武慕歎凡厥含生情本一貫所以同憂相
瘁同樂相傾者也故詩者風也風之所至草必偃焉
聖人定經列國爲風固有以也若乃歔欷無涕行路
必不爲之興哀愬難不膚闔者必不爲之變色故夫
直戇之詞譬之無音之絃耳何所取聞於人哉至於
陳采以眩目裁虛以蕩心抑又末矣
詩家名號區別種種原其大義固自同歸歌聲雜而

無方行體疏而不滯吟以呻其鬱曲以導其微引以
抽其臆詩以言其情故名因昭象合是而觀則情之
體備矣夫情旣異其形故辭當因其勢譬如寫物繪
色倩盻各以其狀隨規逐矩圓方巧獲其則此乃因
情立格持守圜環之大略也若夫神工哲匠顛倒經
樞思若連絲應之杼軸文如鑄冶逐手而遷從衡參
互恒度自若此心之伏機不可强能也
朦朧萌折情之來也汪洋漫衍情之沛也連翩絡屬
情之一也馳軼步驟氣之達也簡練揣摩思之約也

頡頏纍貫韻之齊也混沌貞粹質之檢也明儁清圓詞之藻也高才閒擬濡筆求工發旨立意雖旁出多門未有不由斯戶者也至於垓下之歌出自流離煑豆之詩成於草率命辭慷慨並自奇工此則深情素氣激而成言詩之權例也傳曰疾行無善迹乃藝家之恒論也昔桓譚學賦於楊雄雄令讀千首賦蓋所以廣其資亦得以參其變也詩賦麤精譬之絺綌而不深探研之力宏識誦之功何能益也故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

厲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然後法經而植旨纖
古以崇辭雖或未盡臻其奧吾亦罕見其失也嗚呼
雕縟滿目並已稱工芙蓉始發尤能擅麗後世之惑
宜益滋焉夫未覩豹文之美則北里爲工不詠關雎
之亂則桑中爲儁故匪靡淆雜爲語也
夫詞士輕偷詩人忠厚不訪漢魏古意猶存故蘇子
之戒愛景光少卿之厲崇明德規善之辭也魏武之
悲東山王粲之感鳴鸛子恤之辭也甄后致頌於延
年劉妻取譬於唾井纏綿之辭也子建言思何必衾

枕文君怨嫁願得白頭勸諷之辭也究其微青何殊經術作者蹈古轍之嘉粹刊佻靡之非輕豈直精詩亦可以養德也鹿鳴頍弁之宴好黍離有菲之哀傷氓蚩晨風之悔嘆蟋蟀山樞之感慨栢舟終風之憤懣杕杜葛藟之憫恤葛屨祈父之譏訕黃鳥二子之痛悼小弁何人斯之怨誹小宛鷄鳴之戒惕大東河草不黃之困疵巷伯鶉奔之惡惡綢繆車舝之歡慶木瓜采葛之情念雄雉伯兮之思懷北山陟岵之行役伐檀七月之勤敏棠棣蓼莪之大義皆曲盡情思

婉孌氣辭哲匠縱横畢由斯閫也
詩之辭氣雖由政教然支分條布略有徑庭良由人
士品殊藝隨遷易故宗工鉅匠辭淳氣平豪賢碩俠
辭雄氣武遷臣孽子辭厲氣促逸民遺老辭玄氣沈
賢良文學辭雅氣俊輔臣弼士辭尊氣嚴閹童壼女
辭弱氣柔媚夫倖士辭靡氣蕩荒才嬌麗辭淫氣傷
七言沿起咸曰柏梁然甯戚扣牛已肇南山之篇矣
其爲則也聲長字縱易以成文故蘊氣琱辭與五言
略異要而論之滄浪擅其奇柏梁弘其質四愁隆其

雋燕歌開其靡他或雜見於樂篇或援格於賦系妍醜之間可以類推矣

詩貴先合度而後工拙縱橫格軌各具風雅繁欽定情本之鄭衛生年不滿百出自唐風王粲從軍得之二雅張衡同聲亦合關雎諸詩固自有工醜然而並驅者託之軌度也

夫哲匠鴻才固繇內穎中人承學必自迹求大抵詩之妙軌情若重淵奧不可測辭如繁露貫而不雜氣如良驥馳而不軼由是而求可以冥會矣

樂府往往叙事故與詩殊蓋叙事辭緩則冗不精翩翩堂前燕疊字極促乃佳阮瑀駕出北郭門視孤兒行太緩弱不逮矣

詩不能受瑕工拙之間相去無幾頓自絕殊如塘上行云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葱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浮萍篇則曰茱萸自有芳不若桂與蘭新人雖可愛無若故所歡本自倫語然佳不如塘上行

古詩句格自質然大入工唐風山有樞云何不日鼓

瑟饒歌辭曰臨高臺以軒可以當之又江有香草曰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絕工美可爲七言宗也

氣本尚壯亦忌銳逸魏祖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猶駸駸也思王野田黃雀行譬如錐出囊中大索露矣

樂府中有妃呼豨伊阿那諸語本自亡義但補樂中之音亦有疊本語如曰賤妾與君共餔糜共餔糜之類也

生年不滿百四語四門行亦擬之古人不諱重襲若

相援儷覽西門終篇固咸自鑠古詩然首尾語精
可二也
溫裕純雅古詩得之遒深勁絕不若漢鐃歌樂府詞
樂府烏生八九子東門行等篇如淮　小山之賦氣
韻絕峻不可與孟德道之王劉文學　當內手謝
韋仲班傅四言詩縟不蕩曹公短歌行子建來
日大難工堪爲則矣白狼槃木詩三章亦佳緣不受
雅頌困耳
漢魏之交文人特茂然衰世叔運終鮮粹才孔融懿

名高列諸子視臨終詩大類銘箴語耳應瑒巧思逶迤失之靡靡休璉百一微能自振然傷媚焉仲宣流客悽慨有懷西京之餘鮮可誦者陳琳意氣鏗鏘非風人度也阮生優緩有餘劉楨錐角重隋割曳綴懸並可稱也晳丕資近美媛遠不逮植然植之才不堪整栗亦有憾焉若夫重熙鴻化蒸育叢材金玉其相緯哉有斐求之斯病殆寡已夫

古詩降魏辭人所遺雖蕭統簡輯過冗而不精劉勰緒論亦畧而未備況夫人懷敝帚自過千金法言讌

則遂見委靡至於篇句零落雖深猶幸有存者可足徵也故著此篇以標準的粗方大義誠不越玆後之君子庶可以考已

客論曰傳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蓋傷之也降自桓靈廢而禮樂崩晋宋王而新聲作古風沉滯蓋已甚焉述者上緣聖則下擿儒玄廣敎化之源崇文雅之致削浮華之風敦古樸之習誠可尚已恐學士狎耳目之翫識鎖尾之文故序而系之俾知所究

秇圃擷餘

吳郡王世懋

詩四始之體惟頌專爲郊廟頌述功德而作其它寧因觸物比類宣其性情恍惚游衍往往無定以故說詩者人自爲見若孟軻荀卿之徒及漢韓嬰劉向等或因事傳會或旁解曲引而春秋時王公大夫賦詩以昭儉汰亦各以其意爲之蓋詩之來固如此後世惟十九首猶存此意使人擊節詠歎而未能盡究指歸次則阮公詠懷亦自深於寄託潘陸而後雖爲四

言詩聯比牽合蕩然無情荅至於今餞送投贈之作七言四韻援引故事麗以姓名象以品地而拘攣極矣豈所謂詩之極變乎故余謂十九首五言之詩經也潘陸而後四言之排律也當以質之識者

今人作詩必入故事有持清虛之說者謂盛唐詩即景造意何嘗有此是則然矣然亦一家言未盡古今之變也古詩兩漢以來曹子建出而始為宏肆多生情態此一變也自此作者多入史語然不能入經語謝靈運出而易辭莊語無所不為用矣剪裁之妙千

古爲宗又一變也中間何庾加工沈宋增麗而變態未極七言猶以閑雅爲致杜子美出而百家稗官都作雅音馬涔牛溲咸成鬱致於是詩之變極矣子美之後而欲令人毀靚妝張空拳以當市肆萬人之觀必不能也其援引不得不日加而繁然病不在故事顧所以用之何如耳善使故事者勿爲故事所使如禪家云轉法華勿爲法華轉使事之妙在有而若無實而若虛可意悟不可言傳可力學得不可倉卒得也宋人使事最多而最不善使故詩道衰我　朝越

宋繼唐正以有豪傑數輩得使事三昧耳第恐二十年後必有厭而掃除者則其濫觴末弩爲之也

作古詩先須辨體無論兩漢難至苦心模倣時隔一塵即爲建安不可墮落六朝一語爲三謝縱極排麗不可雜入唐音小詩欲作王韋長篇欲作老杜便應全用其體第不可羊質虎皮虎頭蛇尾詞曲家非當家本色雖麗語博學無用況此道乎

詩有古人所不忌而今人以爲病者摘瑕者因而酷病之將併古人無所容非也然今古寬嚴不同作詩

者既知是瑕不妨併去如太史公曼辭累句常多班孟堅洗削殆盡非謂班勝於司馬顧在班分量宜爾今以古人詩病後人宜避者畧具數條以見其餘如有重韻者若任彥昇哭范僕射一詩三壓情字老杜排律亦時誤有重韻有重字者若沈雲卿天長地濶之三何至王摩詰尤多若暮雲空磧玉靶角弓二馬俱壓在下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青白重出此皆是失點檢處必不可借以自文也又如風雲雷雨有二聯中接用者一二三四

有八句中六見者今可以爲法邪此等病盛唐常有之獨老杜最少蓋其詩即景後必下意也又其最隱者如雲卿嵩山石淙前聯云行漏香爐次聯云神鼎帝壺俱壓末字岑嘉州雲隨馬雨洗兵花迎蓋柳拂旌四言一法摩詰獨坐悲雙鬢白髮終難變語異意重九成宮避暑三四衣上鏡中五六林下巖前在彼正自不覺今用之能無受人揶揄至於失嚴之句摩詰嘉州特多殊不妨其美然就至美中亦覺有微缺陷如吾人不能運便自誦不流暢不爲可也至於首

句出韻晚唐作俑宋人濫觴尤不可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極鄙謬無足道乃至王導謝玄同時[illegible][illegible]符堅請[illegible]
此類不少惟李善註旁引諸家句字之有援據大[illegible]
博雅然亦有牽合古書而不究章旨則[illegible][illegible]遠恩矣
人詩清揚未可俟善引詩以為清揚婉兮人之眉目
間也然於章法句法通未體貼其詩本言霖潦玄陰
與歐陽子別句期而恩之甚故曰褰裳以應潦也清
陽未可俟猶曰河清難俟耳豈以清陽反霖潦玄陰
也其意自指日出或即青陽而誤如三點如上褰裳

誤作寒裳字耳何必泥毛詩淸陽令句不可解耶又如晨風之訓爲鳳而李陵晨風自從風解擧微者山半也古詩亦有別用者豈可盡泥

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晩時代聲調故自必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晩者何則逗者變之漸也非逗故無繇變如四詩之有變風變雅便是離騷遠祖子美七言律之有拗體其猶變風變雅乎唐律之由盛而中極是盛衰之介然王維錢起實相倡酬子美全集半是大曆以後其間逗

其人視之仲衍蓋不止於退三舍也其一妾本錢唐江上住雙垂別淚越江邊鶴歸華表添新冢燕蹴飛花落舞筵野草怕霜霜怕日月光如水水如天人間俯仰成今古秪是當時已惘然其二家住錢唐東復東偶來江外寄行踪三湘愁鬢逢秋色半壁殘燈病客艷骨已成蘭麝土露華偏濕蕋珠宮分明記得還家夢一路寒山萬木中其三三生石上舊精魂願作陽臺一段雲詞客有靈應識我碧山如畫又逢君花邊古寺翔金雀竹裏春愁冷翠裙莫向西湖歌此

曲清明時節雨紛紛

李文正

李文正公懷麓續稿五月七日泰陵忌晨詩云秘殿深嚴聖語溫十年前是一乾坤孤臣林壑餘生在帝里金湯舊業存舜殿南風難解愠漢陵西望欲銷寬年年此日無窮恨風雨瀟瀟獨閉門讀之不能不使人掩卷流涕

敬君詩話

三衢柷秉敬

杜詩洞庭

咏洞庭詩以老杜爲最然細玩浩然詩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雖不如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之大而要之實得洞庭眞景若老杜詩無吳楚東南坼一何則乾坤日夜浮疑于詠海矣

金山寺詩

張喬云巳老金山頂無心上石橋講後三楚遍梵譯

五天遥板閣懸秋月銅瓶汲夜潮自懋塵世客來坐亦通宵世稱汲夜潮句最工謂中泠泉在江心故也今寺僧以非代撥舟犯險之勢失其舊矣愚謂清而有味江心之水若云夜潮是海水也海水鹹澁豈堪烹茗予自瓜步乘潮漲而渡江久慕江心之水而不知其爲潮也亟命舟人汲一瓶俟到岸取茶煑之則刺舌而不可飲乃始知向者所汲是潮也非江水也因記張喬之詩索讀而改之曰板閣懸流月銅瓶汲退潮夫月印江中與水俱流謂之流月正切金山彼

云秋月孤山寺不在江中者皆可通用矣海潮已退江流始復汲而飲之味始可口故改一流字退字便使此詩生色末聯云自懸塵世容來坐亦通宵語俗而意淺愚亦爲改云渾忘塵世味閒坐忽通宵

張祜云一宿金山寺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航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城市終日醉醺醺此詩可處在第二聯或云僧亦有晝歸者何偏云夜航月耶不知旦出暮歸人情之常況稱夜月則景色清迥此當以意融會不必苛責也至云龍出

廡堂雲則分明畫出寺在江中之景逼眞甚矣此二句已盡其狀至云樹影中流見頗失天趣又云鐘聲兩岸聞更復着相且四句俱說景似堆垛而無清味也老杜咏洞庭只是兩句而下便自叙云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此方是變化之妙非張所及也末云因悲在城市終日醉醺醺更不成語

杜羔妻詩

南部新書曰杜羔妻劉氏善爲詩羔屢舉不第家妻卽先寄詩曰良人的的是奇才何事年年被放

囘如今變向羞君而君到來時近夜來羞見詩郞時

囘去尋登第妻又寄詩云長安此去無多路鬱鬱葱

葱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可謂

能勉其君子以正矣想謂此詩渾是一團炎涼氣習

不失村婦口語夫旣曰昀昀是奇才則被放非其罪

也何云羞君面哉旣云羞君面則勸之努力淬勵可

也何又曰近夜來哉及其得第正當喜其奇才見庸

勉以忠君愛國乃得其正而方且以年少爲羨以青

樓爲疑此婦人但知兒女襟帶中滋味烏知大丈夫

事也

石尤風

郎士元酬盧秦卿詩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楊用修云打頭逆風也陳晦伯引古樂府宋武帝丁都護歌云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似非打頭風也然則晦伯者將以爲四面風耶而風固無四面俱起者愚謂合兩詩而釋之蓋在風恐起不惟逆風難以行舟即使順風亦未免折檣裂帆矣是郎士元詩非必謂打頭風也又烈風括地

雖起一面而四面行旅亦自卻步是丁都護歌亦非必謂四面風也總之惟曰大風則可耳

詩學

凡作詩者繩墨必宗前人意辭要當獨創若全依樣畫葫蘆便如村兒描字帖惡足言詩也嗚呼不讀三百篇不足以濬詩之淵源不讀五千四十八卷不足以入詩之幻化不盡窮十三經不足以闊詩之作用此千古談詩者所未及也今人作詩者手前數書宵不接目第曰吾觀選詩而已唐詩而已其與村學究

敎癡兒讀千家詩者何異

蜀中詩話

閩中曹學佺

杜少陵在成都有兩草堂一在萬里橋之西一在浣花皆見于詩中萬里橋故迹湮沒不可見或云房季可園是也

蜀江三峽中水波圓折者名曰盤盤齊漩杜詩盤渦鷺浴底心性張蠙黃牛峽詩盤渦逆入嵌空地斷壁高分繚繞天

唐僧隱巒蜀中送人遊廬山詩君遊正值芳春月蜀

道千山皆秀發谿邊十里五里花雲上三峯五峯雪君上匡廬我尋君松蘿鄉地十年餘君行試到山前問山鳥只今相憶無

唐女郎康氏峽中即事詩清秋三峽此中去鳴鳥孤猿不可聞一道水聲多亂石四時天氣少晴雲日暮汎舟谿潊口那堪夜永思氛氳已上二首衲子女郎之奇作也

花蘂夫人宮詞之外尤工樂府蜀亡入汴道經葭萌題驛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

上時時聞杜鵑書未畢爲軍騎催行後人續之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見嬋娟此去胡天只恐君王寵愛偏花蘂見宋祖時猶作更無一箇是男兒之詩焉有隨衆行而背此處所語乎續之者不惟虛空架橋而詞之鄙亦狗尾續貂矣

唐世蜀之詩人射洪陳子昂彰明李白成都李餘雍陶裴廷裕岑倫符載雍裕之苑咸朱桃椎樊流柳震青城杜光庭嘉州唐球青神陳詠丹稜僧可朋綿州布衣王嚴鄉貢進士劉騤及李濕田章巴州張曙若

劉灣鹿虔扆毛文錫俱蜀人若劉兟張蠙韋莊牛嶠歐陽炯劉孤李季蘭張演薛濤張窈窕杜羔妻皆他方流寓而老于蜀者嘗欲裒集其詩爲一帙而未暇焉

范成大詩註蜀人鄉音極難解其爲京洛音輒謂之虜語或是僭偽時以中國自居循習至今不改也既又諱之改爲晉語尤可咲故就用其字云耳畔逢人無晉語

花間集十卷孟蜀衛尉少卿趙崇祚選歐陽炯序内

云李太白應制清平樂四首爲詞體之祖不知陳隋之玉樹後庭花水殿歌詞已有之矣

孫光憲蜀之資州人事荆南高氏爲從事有文學著北夢瑣言其詞見花間集一庭疎雨溼春愁秀句也李後主之細雨溼流光本此

張泌江城子云浣花溪上見卿卿臉波秋水明黛眉輕綠雲高綰金簇小蜻蜓好事問他來得麽和笑道莫多情按小蜻蜓之飾正所謂翹兒花也

盧延遜入蜀頗爲蜀人所易作詩有云莫欺零落殘

徐匡璋納女于孟昶拜貴妃別號花蘂夫人意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蘂翾輕也又升號慧妃以號如其性也王師平蜀太祖聞其名命別將護送入京陳無已以夫人姓費誤也

唐人長短句詩之餘也始于李太白太白以草堂名集故謂之草堂詩餘

麓堂詩話

西涯李東陽

詩在六經中別是一教蓋六藝中之樂也樂始於詩終於律人聲和則樂聲和又取其聲之和者以陶寫情性感發志意動盪血脈流通精神有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覺者後世詩與樂判而爲二雖有格律而無音韻是不過爲排偶之文而已使徒以文而已也則古之教何必以詩律爲哉

古詩與律不同體必各用其體乃爲合格然律猶可

間出古意古不可涉律古涉律調如謝靈運池塘生春草紅藥當階翻雖一時傳誦固已移於流俗而不自覺若孟浩然一杯還一曲不覺夕陽沉杜子美獨樹花發自分明春渚日落夢相牽李太白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崔顥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乃律間出古要自不厭也予少時嘗曰幽人不到處茅屋自成村又曰欲行愁無路山高路水深雖極力摹擬恨不能萬一耳

古律詩各有音節然皆限於字數求之不難惟樂府

長短句初無定數最難調疊然亦有自然之聲古所謂聲依永者謂有長短之節非徒永也故亂其長短皆可以播之律呂而其太長太短之無節者則不足以爲樂今泥古詩之成聲平側長短句句字字摹倣而不敢失非惟格調有限亦無以發人之情性若往復諷詠久而自有所得得于心而發之乎聲則雖千變萬化如珠之走盤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如李太白遠別離杜子美桃竹杖皆極其操縱曷嘗按古人聲調而和順委曲乃如此此固初學所未到然學而未

至乎是亦未可與言詩也
唐人不言詩法詩法多出宋而宋人于詩無所得所謂法者不過一字一句對偶雕琢之工而天眞興致則未可與道其高者失之捕風捉影而卑者坐于粘皮帶骨至于江西詩派極矣惟嚴滄浪所論超離塵俗眞若有所自得反覆譬說未嘗有失顧其所自爲作徒得唐人體面而亦少超拔警策之處予嘗謂識得十分只做得八九分其一二分乃拘于才力其滄浪之謂乎若是者往往而然然未有識分數少而作

分數多者故識先而力後

宋詩深却去唐遠元詩淺去唐却近顧元不可爲法所謂取法乎中僅得其下耳極元之選惟劉靜修虞伯生二人皆能名家莫可軒輊世恒爲劉左袒雖陸靜逸鼎儀亦然予獨謂高牙大纛堂堂正正攻堅而折銳則劉有一日之長若藏鋒斂鍔出奇制勝如珠之走盤馬之行空始若不見其妙而探之愈深引之愈長則於虞有取焉然此非謂道學名節論乃爲詩論也與予論合者惟張滄洲亨父謝方石鳴治亨父

已矣方石亦歸老數千里外知我罪我世固有君子存焉當如何哉

唐詩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詰足稱大家王詩豐縟而不華靡孟却專心古澹而悠遠深厚自無寒儉枯瘠之病由此言之則孟爲尤勝儲光羲有孟之古而深遠不及岑參有王之縟而又以華靡掩之故杜子美稱吾憐孟浩然稱高人王右丞而不及儲岑有以也夫

觀樂記論樂聲處便識得詩法

作詩不可以意狥辭而須以辭達意辭能達意可歌可詠則可以傳王摩詰陽關無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道此辭一出一時傳誦不足至爲三疊歌之後之詠別者千言萬語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謂之達耳

詩貴不經人道語自有詩以來經幾千百人出幾千萬語而不能窮是物之理無窮而詩之爲道亦無窮也今令畫工畫十人則必有相似而不能別出者蓋其道小而易窮而世之言詩者每與畫並論則自小

其道也

詩與文不同體昔人謂杜子美以詩爲文韓退之以文爲詩固未然然其所得所就亦各有偏長獨到之處近見名家大手以文章自命者至其爲詩則毫釐千里終其身而不悟然則詩果易言哉

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開口便自粘帶已落第二義矣所謂燒却活和尚正不須如此說

長篇中須有節奏有操有縱有正有變若平鋪穩布雖多無益唐詩類有委曲可喜之處惟杜子美順⋯

起伏變化不測可駭可愕蓋其音響與格律正相稱回視諸作皆在下風然學者不先得唐調未可遽爲杜學也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豈不佳終不似唐人句法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有何深意却自是詩家語

陳公父論詩專取聲最得要領潘禎應昌嘗謂予詩宮聲也予訝而問之潘言其父受於鄉先輩曰詩有五聲全備者少惟得宮聲者爲最優蓋可以兼衆聲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詩爲宮韓退之之詩爲角以此

例之雖百家可知也

國初諸詩人結社為詩浦長源請入社衆請所作初誦數首皆未應至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非加賞歎遂納之

林子羽鳴盛集專學唐袁愷在野集專學杜蓋皆極力摹擬不但字面句法并其題目亦效之開卷驟視宛若舊本然細味之求其流出肺腑卓爾有立者指不能一再屈也宣德間有晏鐸者選本朝詩亦名鳴盛詩集其第一首林子羽應制曰堤柳欲眠鶯喚起

宮花个落鳥銜來蓋非林最得意者則其宅所選可知其選袁愷白燕詩曰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曰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亦佳若蘇李泣別圖曰猶有交情兩行淚西風吹上漢臣衣而選不及何也

詩有三義賦止居一而比興居其二所謂比與興者皆託物寓情而爲之者也蓋正言直述則易於窮盡而難於感發惟有所寓託形容摹寫反復諷詠以俟人之自得言有盡而意無窮則神爽飛動手舞足蹈

而不自覺此詩之所以貴情思而輕事實也

元詩體要載楊廉夫香奩絕句有極鄙褻者乃韓致光詩也

質而不俚是詩家難事樂府歌辭所載木蘭辭前首最近古唐詩張文昌善用俚語劉夢得竹枝亦入妙至白樂天令老嫗解之遂失之淺俗其意豈不以李義山輩為澁僻而反之而弊一至是豈古人之作端使然哉

古歌辭貴簡遠大風歌止三句易水歌止二句其感

激悲壯語短而意益長彈鋏歌止一句亦自有含悲飲恨之意後世窮妝極力愈多而愈不及予嘗題柯敬仲墨竹曰莫將畫竹論難易剛道繁難簡更難君看蕭蕭秖數葉滿堂風雨不勝寒畫法與詩法通者蓋此類也

劉會孟名能評詩自杜子美下至王摩詰李長吉諸家皆有評語篇意切別是一機軸諸人評詩者皆不及及觀其所自作則堆疊餖飣殊乏興調亦信乎創作之難也

國初稱高楊張徐高季廸才力聲調過三人遠甚百餘年來亦未見卓然有以過之者但未見其止耳張來儀徐幼文殊不多見楊孟載春草詩最傳其曰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日平川十里人歸晚無數牛羊一笛風誠佳然綠迷歌扇紅襯舞裙已不能脫元詩氣習至簾爲看山盡捲西更過纖巧春來簾幕怕朝東乃艷詞耳今人類學楊而不學高者豈惟楊體易識亦高差難學故邪

律詩起承轉合不爲無法但不可泥泥于法而爲之

則撐拄對待四方八角無圓活生動之意然必待法度既定從容閑習之餘或溢而爲波或變而爲奇乃有自然之妙是不可以彊致也若并而廢之亦奚以律爲哉

古詩歌之聲調節奏不傳久矣比嘗聽人歌關雎鹿鳴諸詩不過以四字平引爲長聲無甚高下緩急之節意古之人不徒爾也今之詩惟吳越有歌吳歌清而婉越歌長而激然士大夫亦不皆能予所聞者吳則張亨父越則王古直仁輔可稱名家亨父不爲人

歌每自歌所爲詩眞有手舞足蹈意仁輔性亦僻不時得其歌予偶有得意詩或令歌之因以驗予所作雖不必能自爲歌往往合律不待强致而亦有不容强者也

杜子美漫興諸絕句有古竹枝意跌宕奇古超出詩人蹊徑韓退之亦有之

文章固關氣運亦繫于習尚周有二南王豳曹衛諸風商周魯三頌皆北方之詩漢魏西晉亦然唐之盛時稱作家在選列者大抵多秦晉之人也蓋周以詩

敎民而唐以詩取士畿甸之地王化所先文軌車書所聚雖欲其不能不可得也荆楚之音聖人不錄實以要荒之故六朝所製則出於偏安僭擾之域君子固有譏焉然則東南之以文鳴者亦鮮矣

陶詩質厚近古愈讀而愈見其妙韋應物稍失之平易柳子厚則過於精刻世稱陶韋又稱韋柳特槩言之惟謂學陶者須自韋柳而入乃爲正耳

唐士大夫舉世爲詩而傳者可數其不能者弗論雖能者亦未必盡傳高適嚴武韋迢郭受之詩附諸杜

集皆有可觀子美所稱與邠非濫美惟高詩在選者界見于世餘則未之見也至薛端乃謂其文章有神辭華與李白並稱而無一字可傳豈非有幸不幸耶

劉長卿集悽婉清切盡羈人怨士之思蓋其情性固然非但以遷謫故譬之琴有商調自成一格若柳子厚永州以前亦自有和平富麗之作豈盡為遷謫之音耶

詩太拙則近于文太巧則近于詞宋之拙者皆文也元之巧者皆詞也

詩韻貴穩韻不穩則不成句和韻尤難類失牽强
之不如勿和善用韻者雖和猶其自作不善用者雖
所自作猶和也
國初東南人士重詩社每一有力者爲主聘詩人爲
考官隔歲封題于諸郡之能詩者期以明春集卷私
試開榜次名仍刻其優者略如科舉之法今世所傳
惟浦江吳氏月泉吟社謝翺爲考官春日田園雜興
爲題取羅公福爲首其所刻詩以和平温厚爲主無
甚警拔而卷中亦無能過之者蓋一時所尚如此聞

此等集尚有存者然未及見也

紅梅詩押牛字韻有曰錯認桃林欲放牛詠蝶詩押船字韻有曰跟倚賣花人上船皆前輩所傳不知爲何名氏也

國初人有作九言詩曰昨夜西風擺落千林梢渡頭小舟捲入寒塘坳貴在渾成勁健亦備一體餘不能悉記也

羅明仲嘗謂三言亦可爲體出樹處二韻追予題扇予援筆云揚風帆出江樹家遙遙在何處又因圍碁

出端觀二韻予曰勝與覓相爲端我因君得大觀皆一時戲劇偶記于此

李長吉詩字字句句欲傳世顧過于劌鉥無天眞自然之趣通篇讀之有山節藻梲而無梁棟知其非大道也

作詩必使老嫗聽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讀而不能解亦何故耶

人但知律詩起結之難而不知轉語之難第五第七句尤宜著力如許渾詩前聯是景後聯又說景之意

致耳

六朝宋元詩就其佳者亦各有興致但非本色只是禪家所謂小乘道家所謂尸解仙耳

歐陽永叔深于爲詩高自許與觀其思致視格調爲深然校之唐詩似與不似亦門墻藩籬之間耳

熊蹯雞跖筋骨有餘而肉味絶少好奇者不能舍之而不足以厭飫天下黄魯直詩大抵如此細咀嚼之可見

楊廷秀學李義山更覺細碎陸務觀學白樂天更覺

直率槩之唐調皆有所未聞也

陳無巳詩綿有古意如風帆目力短江空歲年晚與致藹然然不能皆然也無乃亦骨勝肉乎陳與義一涼思到骨四壁事多違世所傳誦然其支離亦過矣

韓蘇詩雖俱出入規格而蘇尤甚蓋韓得意時自不失唐詩聲調如永貞行固有杜意而選者不之及何也楊士弘乃獨以韓與李杜為三大家不敢選豈亦有所見邪

李長吉詩有奇句盧仝詩有怪句好處自別若劉義

冰柱雪車詩殆不成語不足言奇怪也如韓退之效玉川子之作劉去疵類摘其精華亦何嘗不奇不怪而無一字一句不佳者乃爲難耳

李太白集七言律止二三首孟浩然集止二首孟東野集無一首皆足以名天下傳後世詩奚必以律爲哉

王介甫點景處自謂得意然不脫宋人氣習其詠史絕句極有筆力當別用一具眼觀之若商鞅詩乃發洩不平語于理不覺有礙耳

僧彭宜詩然僧詩故鮮佳句宋九僧詩有曰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差强人意齊己湛然輩畧有唐調其眞有所得者惟無本爲多豈不以讀書故耶

夷白齋詩話

吳郡顧元慶

古詩有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魚腹中安得有書古人以喻隱密也魚沉潛之物故云

古樂府云金銅作蓮花蓮子何其貴攤門不安鎖無復相關意石闕生口中含悲不得語石闕古漢時碑名故云

元釋溥光字玄暉俗姓李氏特封昭文館大學士榮

孫大夫賜號立齋大師有二絕句云蟭螟殺敵蚊眉上蠻觸交爭蝸角中何異諸天觀下界一微塵裏闘英雄　苜蓿鹿啣無鳥毒艾葉雀御斜燕巢鳥厭不曾有本草誰知藥性是誰教詩亦奇妙恨不多見

張旭春草帖云春草青青萬里餘邊城落日動寒墟情知海上三年別不寄雲中一雁書非所不載

李賀詩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誰澆趙州土得非黄金鑄范蠡之意耶

夏日休有文徵藏詩數首陸龜蒙有笠澤叢書詩亦

不多其詩俱在松陵唱和集內三集共覔方爲二公全書今刻甫里集併之豈前書之本旨乎

王文恪公鏊自內閣歸時石田先生病亟遣人問之答詩云勇退歸來說宰公此已超出萬人中門前車馬多如許那有心情問病翁筆墨慘淡難識遂爲絕筆後二日而卒今集中不載

大司徒邵二泉寶乞歸終養上疏不允其詩云乞歸未許奈親何帝里風光夢裏過三月春寒青草短五湖天遠白雲多客襲衣在縫猶密驛路書來字欲磨

聖主恩深臣分淺百年心事兩蹉跎讀之令人感動激發最爲海內傳誦

衡山文先生徵明有病起遣懷二律蓋不就寧藩之徵而作也詞婉而峻足以拒之於千里之外詩云潦倒儒官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北無良馬深愧淮南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松關不嫌窮巷頗回轍消受爐香一味閒又經時臥病斷經過自撥閒愁對酒歌意外紛紜知命在古來賢達患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心

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後寧藩敗凡應辟者崎嶇萬狀公獨晏然始知公不可及也

南所李先生嵩隱居陽山以詩酒自娛性狷介不妄交游日惟獨憑一几焚香玩易而已所居之室扁曰學易處其於死生禍福之說尤為洞達嘗有詩云室焚香几獨憑蕭然興味似山僧不緣嬾出慵巾櫛免得時人有愛憎年七十二病亟家人迎醫閉目搖手曰數盡矣留連何益竟坐逝嘉靖壬辰六月十七日也

唐人秦韜玉有詩云地衣鎮角香獅子簾額侵鉤繡辟邪後山有壞墻得雨蝸成字古屋無人燕作家韜玉可謂狀富貴之象於目前後山可謂含寂寞之景於言外也

越僧某索畫於石田翁嘗寄一絕云寄將一幅剡溪藤江面青山畫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石邊添箇看雲僧石田欣然畫其詩意答之余謂僧詩畫矣何以圖為

吳僧月舟索米尸號去歲河橋氷凍有米無人

今日月舟上門莫作一場春夢可謂以文滑稽者

家住夕陽江上村一灣流水繞柴門種來松樹高於屋借與春禽養子孫此蔣扂夫先生江村詩也先生生於洪武間家江村橋故有是作其詩多警句此尤可喜云

天順間癸未禮部災特御史焦顯爲臨官後人詩云先兆或從焦御史未然奎談可爲災

解元唐寅子畏晚年作詩專用俚語而意愈新嘗有詩云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爲商賈不耕田起來就寫

青山責不使人間造業錢君子可以知其養矣

沈研茶卿隱居詩亦其詩攻研澄澈有出塵之格嘗寄余山居雜興詩如云鶴病晚山翠僧來落葉黃如云隔花水亂聲中酒人高眠如云花好不出戶雨來還舉觴如云酒醒芳草遠病起落花多如云隱几亂山晚閉門流水來惜乎天不假年人無知者

拯人之危大是好事古人能行之者如山陽張儉亡抵孔褒不遇其弟融時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見融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爲君主耶後事

融一門爭炎竟坐衰近世親戚故舊略有毫髮利害依附惟恐累已不一引手援反擠之又下石者皆是也有寄周岐鳳詩云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

廬山陳氏有甲秀堂帖宋淳熙年所刻有李太白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一章在內米人品為馬子才僞作今見其筆迹非僞矣字畫豪放書畢後題曰吾頭潛潛醉後書此賀生為我辯之汝年少眼明

高廟詠菊詩云百花發我不發我若發都駭殺要與

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一統鴻基兆見於此
矣

南濠都先生穆少嘗學詩沈石田先生之門石田問
近有何得意作南濠以仰婦詩首聯爲對其詩云白
髮貞心在青燈淚眼枯石田曰詩則佳矣有一字未
穩南濠茫然避席請教石田曰爾不讀禮經云寡
婦夜不哭何不以燈字爲春字南濠不覺悅服

一池荷葉衣無盡數畝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
處又移茆屋入深居此唐人詩也余見黃叔明畫上

詩意并篆此詩盡上隱者廉人之風宛然可掬[illegible][illegible]
戲見臨之耳

存餘堂詩話

山樵朱承爵

古樂府命題俱有主意後之作者直當因其事用其題始得往往借名不求其原則失之矣如劉猛李餘輩賦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乃叙烈女事至於太白名家亦不能免此病

詩非苦吟不工信乎古人如孟浩然眉毛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走入醋甕皆苦吟之驗也

近世大臣之家往往崇搆室宇巧結臺榭以為他日

游息宴閒之所然而宦況悠悠終不獲享其樂是誠可悲也因記白樂天有詩云試問池臺主多爲將相官終身不曾到惟展畫圖看乃知樂天之詩眞達者之詞歟

天厨禁臠說琢句法有假借格如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五峰寒不下萬木幾經秋皆以秋對下因尋樵子徑偶到葛洪家殘春紅藥在終日子規啼皆以紅對子閑聽一夜雨更對柏巖僧以一對栢住山今十載明日又遷居以十對遷余謂古人琢句亦或

嘗用意至此論詩者不幾於鑿乎

張靈字夢晉吳中名士也早歲功名未偶落魄不羈寄情詩酒間臨終之前三日作詩云一枚蟬蛻榻當中命也難辭付大空垂死尚思玄墓麓滿山寒雪一林松後一日又作詩云彷彿飛魂亂哭聲無情於此亦多情欲將衆淚澆心火何日張家再托生二詩可以想見其風致亦足悲夫

王水部伯安正德間言事謫閩中過溪覆舟幾厄時有漁人泛溪中拯之上岸方徘徊間適遇一道者自

稱舊識邀至中和堂主人處盤桓數日主人乃仙翁也臨行作詩送之云十五年前始識荊此來消息最先聞君將性命輕毫髮誰把綱常重一分寰海已知誇令德皇天終不喪斯文武夷山下經行處好對清樽醉夕曛

張師錫老兒詩五十韻摹寫極工中有看嫌經字小不免是老僧腳軟怕鞦韆不免是老婦

題目詩最難工妙如東坡爲俞康直郎中作所居四詠中有退圃詩一首云百丈休牽上瀨船一鈎歸釣

猶頭鎖閨中草木知無數獨有黃楊厄閏年其於退字略不發明而休齊上瀨歸釣縮黃楊厄閏則曲盡退字之妙此詠題之三昧也

吳文定公原博詩格尚渾厚琢句沉著用事果切無漫然嘲風弄月之語其登後入朝詩云天門晴雪映朝冠步躡顒扶白玉闌爲語後人須把滑正憂高處不勝寒饑烏隔竹餐應盡馴象當庭蹈又驕莫向都人誇瑞兆近郊或恐有袁安其愛君憂國感時念物之情藹然可掬至如古人隨車編素灞橋驢背自是

斷話頭

詩家評盧仝詩造語命意險怪百出幾不能解余嘗讀其示男抱孫詩中有常語如任汝惱弟妹任汝惱姨舅姨舅非吾親弟妹多老醜殊類古樂府語至如直鉤吟云文王已沒不復生直鉤之道何時行亦自是平直殊不為怪如喜逢鄭三云他日期君何處好寒流石上一株松亦自是恬澹殊不為險

吳人黃省曾氏刻劉叉詩其跋語云假太原少傅秘閣本校正一十七二字始得就梓其用心亦勤矣余家

舊藏本古律類分三卷有自問一首云自問彭城子何人接汝顛酒腸寬自海詩膽大於天斷劒徒勞匣枯琴無復絃相逢不多合賴是向林泉今黃本所遺也

作詩凡一篇之中亦忌用自相矛盾語東坡有日日出東門尋步東城游城門抱關卒怪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章子厚評之云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東坡聞之曰吾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何曾上下乎參寥子謂其文過似孫子荊曰所以枕

流欲洗其耳然終是詩病

李文正公懷麓續稿五月七日　泰陵忌晨詩云

秘殿深嚴　聖語溫十年前是一乾坤孤臣林壑餘

生在　帝里金湯舊業存舜殿南風難解慍漢陵西

望欲消魂年年此日無窮恨風雨瀟瀟獨閉門讀之

不能不使人掩卷流涕

作詩之妙全在意境融徹出音聲之外乃得真味如

曰孫康映雪寒窓下車胤收螢敗帙邊非不敵對

非不工烏是何言哉

張繼楓橋夜泊詩世多傳誦近讀孫仲益過楓橋寺詩云白首重來一夢中青山不改舊時容烏啼月落橋邊寺欹枕猶聞夜半鐘亦可謂鼓動前人之意云爾

東坡少年有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晚謫惠州復有一聯云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則又加少作一等評書家謂筆隨年老豈詩亦然

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此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詩也其遠大之志自覺斬然可仰

余嘗見石刻一詩云客懷耿耿自難寬老傷京塵更鮮歡速夢已回窗下眺杏花回度五更寒雖小詩亦自飄逸可愛後題盧蹈裵文字畫出入蘇米久未知其履歷近讀渭南集乃知其爲夾江人佳士也

詩詞雖同一機杼而詞家意象亦或與詩畧有不同句欲斂字欲捷長篇須曲折三致意而氣自流貫乃得近讀宋人詠茶一詞云鳳舞團團餅恨分破教孤另愛渠體淨隻輪慢碾玉塵光瑩湯響松風早減二分酒病味濃香永醉鄉路成佳境恰如燈下故人萬

里歸來對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其亦可謂妙

于辭韻者也

娛書堂詩話

闕名

歌名

姜堯章云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行間之曰歌行悲如蛩螿曰吟通乎風條曰謠委曲盡情曰曲

孟郊

孟郊詩最古東坡謂有如食蟛蜞竟日嚼空螯亦實錄

應制詩

應制詩非他詩比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於典實富艷爾若清淡之語終不近

酸文

錢熙泉南才士也曾作四夷來王賦獻太宗愛其才又嘗撰三酌酸文世稱精絶後亦不達而故鄉人李處孫以詩吊之曰四夷妙賦無人繼三酌酸文舉世傳

赤壁詩

杜牧赤壁詩李義山集中亦載

升菴辭品

成都楊愼

陶弘景寒夜怨

陶弘景寒夜怨云夜雲生夜鴻驚悽切嘹唳傷夜情

後世塡辭梅花引格韻似之後換頭微異

煬帝曲名

玉女行觴神仙留客皆煬帝曲名

踏莎行

韓翃詩踏莎行草過春谿辭名踏莎行本此

上江虹　紅牕影

唐人小說冥音錄載曲名有上江虹卽滿江紅紅牕影卽紅牕迥也

夜夜　昔昔

梁樂府夜夜曲或名昔昔鹽昔卽夜也列子昔昔夢爲君鹽亦曲之別名

阿濫堆

張祜詩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宋賀方回長短句云待

月上湖平波瀲塞管孤吹新阿濫中朝故事云驪山多飛鳥名阿濫堆明皇採其聲爲曲子又作鵽鷳堆酉陽雜俎云鵽鷳堆黃一變之鵪色如鶩毛鳽轉之後乃至累變横理細膩前漸漸微白

烏鹽角

曲名有烏鹽角江鄰幾雜志云始教坊家人市鹽得一曲譜於角子中翻之遂以名焉戴石屏有烏鹽角行元人月泉吟社詩山歌聒耳烏鹽角村酒柔情玉練槌

卜梁州

貢逵曰梁米出于蜀漢香美逾于諸梁號曰竹根黃
梁州得名以此叅地之西燉煌之間亦產梁米土沃
類蜀故號小梁州曲名有小梁州爲西音也

唐辭多無換頭

張泌南唐人有江城子二闋其一云碧闌干外小中
庭雨初晴曉鶯聲飛絮落花時節近清明睡起捲簾
無一事勻面了沒心情其二云浣花溪上見卿卿眼
波明黛眉輕高綰綠雲低簇小蜻蜓好是問他來得

麼和笑道莫多情黃叔暘云唐辭多無換頭如此辭自是兩首故重押兩情字兩明字今人不知合爲一首則誤矣

哀曼

晉鈕滔母孫氏箜篌賦曰樂操則寒條反榮哀曼則晨華朝滅曼與慢通亦曲名如石州慢聲聲慢之類

草熏

佛經云奇草芳花能逆風聞熏江淹別賦閨中風暖陌上草熏正用佛經語六一辭云草熏風暖摇征轡

又用江淹語今草堂辭改蕙作芳蓀未見文選者也

鞋韈稱兩

高文惠妻與夫書曰今奉織成韈一量願著之動與福并量當作兩詩葛屨五兩是也無名氏踏莎行辭末云夜深着韈小鞋兒靠着屏風立地慚兩蓋古今字也小辭用毛詩字亦奇

眼重眉褪

唐辭眼重眉褪不勝春李後主辭多少淚斷臉復横頤元樂府眼餘眉剩皆祖唐辭之語

銀蒜

歐陽六一放玉臺體詩銀蒜鉤簾宛地垂東坡哨遍辭睡起畫堂銀蒜珠幙雲垂地蔣捷白紵辭早是東風作惡旋安排一雙銀蒜鎮羅幕銀蒜蓋鑄銀爲蒜形以押簾也宋元親王納妃公主下降皆有銀蒜簾押幾百雙

鬧裝

京師有鬧裝帶其名始于唐白樂天詩貴主冠浮動親王帶鬧裝薛田詩九苞綰就佳人髻三鬧裝成子

弟韈辭曲有角帶鬧黃鞓今作傲黃鞓非也

秋千旗

陸放翁詩云秋千旗下一春忙歐陽公漁家傲云隔墻遥見秋千侶緑索紅旗雙彩柱李元膺鷓鴣天云寂寞秋千兩繡旗予嘗命畫工作寒食士女圖秋千架作兩繡旗人多駭之蓋未見三公之詩辭也

三絃所始

今之三絃始於元時小山辭云三絃玉指雙鉤草字

題贈玉娥兒

解紅

曲名有解紅者今俗傳爲呂洞賓作見物外清音其名未曉近閱和凝集有解紅歌云百戲罷五音清解紅一曲新教成兩箇瑤池小仙子此時奪却柘枝名樂書云優童解紅舞衣紫緋繡襦銀帶花鳳冠綬五代時人也焉有呂洞賓在唐世預填此腔耶

鶯花亭

秦少游謫處州日作千秋歲辭有花影亂鶯聲碎之句後人慕之建鶯花亭陸放翁有詩云沙上春風柳

十圍綠陰依舊語黃鸝故應留與行人恨不見春風半醉時

陸瓊飲酒樂

陳陸瓊飲酒樂云蒲桃四時芳醇琉璃千鐘舊賓夜飲舞遲銷燭朝醒弦促催人春風秋月長好歡醉日月言新唐人之破陣樂何滿子皆祖之

梁武帝江南弄

梁武帝江南弄云衆花雜色滿上林舒芳耀彩垂輕陰連手躞蹀舞春心舞春心臨歲腴中人望獨踟躕

此辭絕妙塡辭起于唐人而六朝已濫觴矣其餘若
美人聯錦江南稚女諸篇皆是樂府具載不盡錄也

僧法雲三洲歌

梁僧法雲三洲歌云三洲斷江口水從窈窕河傍流
啼將別共來長相思又云三洲斷江口水從窈窕河
傍流歡將樂共來長相思江左辭人多風致而僧亦
如此不獨惠休之碧雲也

王褒高句麗曲

王褒高句麗曲云蕭蕭易水生波燕趙佳人自多懽

孟覆杌潸濉垂手奮袖娑娑不惜黄金散盡惟畏白

日蹉跎與陳陸項飲酒樂同調蓋彊場限隔而聲調

元通也王褒字文用時人字子深非漢王褒也是時

亦有蘇子卿有梅花落一首方囬遂以爲漢之蘇武

何不考之過乎

穆護砂

樂府有穆護砂隋朝曲也與水調河傳同時皆隋開

汴河時辭人所製勞歌也其聲犯角其後至今訛砂

爲煞云予嘗有詩云　桃根桃葉最夭斜水調河傳穆

護砂無限江南新樂府陳朝獨賞後庭花

梁簡文春情曲

梁簡文帝春情曲云蝶黃花紫燕相追楊低柳合路塵飛已見垂鈎掛綠樹誠知淇水霑羅衣兩童夾車問不已五馬城南猶未歸鶯啼春欲駛無爲空掩扉此詩似七言律而末句又用五言王無功亦有此體又唐律之祖而唐辭瑞鷓鴣格韻似之

崔液踏歌行

唐崔液踏歌辭二首體製藻思俱新其辭云綵女迎

金屋仙姬出畫堂鴛鴦裁錦袖翡翠帖花黄歌響舞行分艷色動流光共二六庭際花微落樓前漢已横金壺催夜盡羅袖舞寒輕調笑暢歡情未半著天明

菩薩蠻蘇幕遮

西域諸國婦女編髮垂髻飾以雜華如中國塑佛像瓔珞之飾曰菩薩蠻曲名取此唐書呂元濟上書北見方邑相率為渾脫隊駿馬　服名曰蘇幕遮曲名亦取此李太白詩公孫太娘渾脫舞即此際之事也

阿鄲廻

太白詩羌笛横吹阿嚲廻番曲名張祜集有阿濫堆即此也番人無字止以聲傳故隨中國所書人各不同爾難以意求也

六州歌頭

六州歌頭本鼓吹曲也音調悲壯又以古興亡事實之聞之使人慷慨良不與艶辭同科誠可喜也六州得名蓋唐人西邊之州伊州梁州甘州石州渭州氐州也此辭宋人大祀大䘏皆用此調　國朝大䘏則用應天長云伊梁甘石唐人樂府多有之胡渭州見

張祜詩氐州第一見周美成辭

小秦王

唐人絕句多作樂府歌而七言絕句隨名變腔如水調頭歌春鶯轉胡渭州小秦王三臺清平調陽關雨淋鈴皆是七言絕句而異其名其腔調不可考矣予愛小秦王三首其一云鴈門山上雁初飛馬邑闌中馬正肥陌上朝來逢驛騎殷勤南北送征衣其二云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墻頭道韞家燕子不來春寂寞小窓和雨夢梨花其三云十指纖纖玉笋紅雁行輕

慶翠弦中分明自說長城苦水咽雲寒一夜風第一
首妓女盛小叢作後二首無名氏

阿那紇那曲名

李郢上元日寄湖杭二從事詩曰戀別山登憶水登
山光水焰百千層謝公留賞山公喚知入笙歌阿那
朋劉禹錫夔州竹枝辭云楚水巴山烟雨多巴人能
唱本鄉歌今朝北客思歸去回入紇羅披綠蘿阿那
紇那皆當時曲名李郢詩言變梵唄爲艷歌劉禹錫
詩言翻南調爲北曲也阿那皆叶上聲紇那皆叶平

聲此又隨方音而轉也

如夢令

唐莊宗辭云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烟重此莊宗自度曲也樂府取辭中如夢二字名曲今誤傳為呂洞賓非也

搗練子

李後主搗練子云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風無奈夜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辭名搗練子即

詠搗練乃唐辭本體也

朝天紫

朝天紫本蜀牡丹花名其色正紫如金紫大夫之服色故名後人以為曲名今以紫作子非也見陸游牡丹譜